

写作课的“黄埔一期”

■ 李成晴 邓耿

初相见

“一看导论课材料，‘哇’的一声哭出来。我‘颤颤巍巍’地走进六教C区大教室，一看，啊，满座大佬，‘姚、钱、烽、生、经’齐聚一堂，这课还怎么上啊？”

这是彭刚老师“写作与沟通”导论开课前，计科80郑鈇壬的内心独白。他在课程反馈中不无幽默地说，“后来，也就习惯了这种听不懂然后被大佬‘虐’的感觉”，他把这称作是“清华标配”。

“我发名签给大家，发现两个同学没来。一个学生转告说她出水痘了。另一个迟到了五分钟，进来道歉，说：‘老师，我走过来的，我的自行车找不到了！’大家哄堂大笑。我也跟着笑，说没事。他拿着自己的名签，满头大汗，坐下。”

张芬老师在日记中记录的

楔子

老师：同学，作为写作课的“黄埔一期”，你如何评价这门课？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学：一个字，硬。

选课同学：稍微 yǒu diǎn yìng。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学：这段经历从一开始很难想，到过程中感觉很难得，最后真的很难忘。

崔瑾楠（经88）：老师长年的85分，让我怀疑键盘上是不是只有85这一个选项。

钟沛禧（生83）：写作与沟通这门课绝对不应该只有两学分，它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比化学课还要多。

插曲，重现了小班“个与群”主题第一堂课的场景。16周的写作课，14个课堂，在六教零层的讨论教室里平行展开。开课伊始，每位同学可以从老师那里领到一张印有自己姓名的卡纸，折成名签放在桌前，这使得刚进入清华的新生们可以快速建立起初相见的印象。当在腊鼓声中回顾一学期课程的时候，经83的王翌对此记忆犹新。2019年1月17日，杨斌副校长与写作中

心全体教师交流教学方法，寄望将写作课做成一门“启蒙课”。2019年1月23日，寒假的前一天，《〈写作与沟通〉学生作品选》交流讨论稿付印。白纸黑字装订的那一刻，“黄埔一期”的写作课，现出了清晰的轮廓。

“为什么要写作”

“我为什么要写作？”奥威尔、梁实秋、王小波等等，都曾发出这样的追问。而博尔赫斯



杨斌副校长参与写作中心期末集体备课交流

似乎在回应、又似乎在喃喃低语地自述说：“我写作，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为了特定的读者，我写作是为了光阴流逝，使我心安。”

“为什么要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在问“写什么”。写作，是一个很大的筐，里面装的，可桃可李，可盐可甜。“‘写作’是个太宽泛的概念，如果不找准目标的话，就有点‘到此一游’的感觉。”计科80的胡扬曾这样表示。如何写作，这与文章的体裁是密切相关的。从课程建设伊始，写作课就有着明确的定位：不教文学性写作（中文系另有专门的课程），也不教学术性写作（那是高年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的需求），如果一定要界定的话，毋宁说是“分析性写作”和“说理性

写作”，甚至也可以说是“面向知识分子的写作（intellectual writing）”。

写作导论课结束后，有位同学发朋友圈说，这是他来到清华园的“大学第一课”，也是让他真切体会到“大学意味”的一节课。大部分大一新生刚步入18岁，面对人生与社会，往往心怀疑问，并尝试去思索、去解答。在这个维度上，彭刚老师认为写作课所要承担的职责是：

“将自己独立思考后得出的观点和想法，清晰地、有逻辑地表达出来，能够对自己的目标读者有足够的说服力。更进一步，是做到优雅地表达。”

各个课堂共同讲授的，主要是说理文写作的范式以及如何去修改和完善一篇文章。更

具体地说，主要包括选题立意、整理文章思路、建立逻辑结构、检查与修改语病、优雅化表达等等。“当谈论一个概念的时候，它必须是首先被良好定义的。”学生曾回忆他们在邓耿老师课上受到的启发，这是第一条。

巴金曾有一个观点，“只有写，你才能写”。不过，如果没有兴趣和意愿，硬着头皮去写，往往并不能产出优雅的表达。马登在评价斯托夫人的作品时说：“她创作 *Uncle Tom's Cabin*，是因为她心里有一本书要‘写’；但是，她创作 *Dred*，却是因为她要‘作’一本书罢了。”写作课注重写作的训练，对于初入大一的本科生，要在一门课上写累积超过一万字的原创说理文字，并不是一件轻省的任务。写作中心也在课程体系中植入“研究性写作”的理念，让学生在主题框架中寻得感兴趣的问题意识，进而主动地胜任愉快地去“写”，而不是被动地叫苦不迭地去“作”。经此陶冶，学生便渐渐把老师当成知交，通过约见、电邮、微信等途径，和老师交流课内课外的感想。力8的丘敏可在一封题为《关于写作的两个课程之外的问题》电邮中说：

“我的目标是以后能够写出有中国美感的说理文章，这样

如果万一自己的作品能够流传，也是属于世界的。这种文章是不突兀的，不做作的，带有一种有时代气息与文化底蕴的风度。未必要有之乎者也或是合辙押韵，但一定不能泄了气。……我自认道德教育自小接受并实践，效果于价值观上已然有所体现。但美感教育恐怕略有欠缺，甚至并不能称其为满意的。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精进的可能，只需指引与锤炼。”

如此沟通

在2018年度清华大学教学工作年会上，写作中心的邓耿和李成晴两位老师说相声的形式汇报了写作课的建设情况，题目叫《如此沟通》。实际上，培养学生得体的沟通能力，也是“写作与沟通”课程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写作课上，围绕课程主题、写作选题、参考文献，选课

学生与老师进行了多轮切磋。在研讨课上，老师会引导学生如何搭建自己语言的框架，如何有逻辑地表达思想、论证观点。严程老师将这方面的训练比喻成“把灵感的珍珠连接成串”。幼承家学的严老师有着新闻学背景，在课堂上很注重与学生的沟通“练习”，在期末回顾中她说：“一学期教下来，觉得对孩子们有所亏欠，又觉得特别快乐。他们既是我快乐和动力的源泉，又是我的新知和灵感的出处。”

按照写作中心的规划，课堂单周以讲授为主，双周以研讨为主。15个人的小班，保证了教师讲授过程中随时可以与学生展开讨论，课堂自由度很高。在“爱因斯坦”主题的课堂上，李成晴老师讲到爱因斯坦说理文中的类比，提醒学生可以尝试这种写作方法，但同时也应注意类比的逻辑严谨性问题。

计科80的郑铤壬在课程反馈中写道：

“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商榷，于是搜出一篇以前看过的文章，叫作《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在课间找老师一交流——‘好，你上去讲讲这个问题！’我一下感觉，这写作课，真是有点意思呢。”

面批是沟通表达的重点训练，也是写作课的重要环节。短文、长文各一周的面批，是写作中心最忙碌的时节，仿佛春种之后的秋收。在清华学堂那朴素、安静且具有历史感的教室里，任课教师与学生一道，就文章的识见、逻辑、文笔、语法等方面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打磨。力8的刘增祺说：“在大学还能有老师一对一指导的机会，令我印象深刻。”经85班的印舒晓则尤其钟爱清华学堂的氛围：“那种对着字句反复地读，反复地讨论且不拘于文章的感觉，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初。”面批是老师与学生深度交流的机会，在这一谈话的过程中，老师可以将写作经验详尽传授，却也需要时刻自我提醒，尊重学生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这让学生耳目为之一新。经83的蔡可煊在课程反馈中说：

“长文面批时意见真的很中肯，此外还直接把我惹笑了



邓耿老师在课间



严程老师在讲性别视角

（谁能想到那张图还是我画好了然后截下来再删掉特意做成截图的呢）。”

有一个朴素但又容易被忽略的道理是，写作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沟通。中国古代所说的文如其人、笔谈，都是有见于此。职是之故，写作与沟通，借用钱钟书先生的话说，是无法分割的“两柄多边”。

印记

在清华“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中，“价值塑造”被放在首位。同样，写作课在锻炼学生写作能力的同时，也希望浸润通识的襟怀和宽容的气度。而塑造价值最好的方法，便是对学生的成长加以循循引导，以此为其成长途径铺下路基。在秋季学期开课之前，教务处苏芑老师、

王小芳老师等多次前往美国各大学，调研写作课的开设经验。写作中心也参鉴普林斯顿大学的写作课制度，结合清华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系统的教学大纲。大纲给各任课老师开放了很大的自由度，但在训练范式、写作产出等方面则要求具有一致性。比如，同样是讲授立论，不同的课堂会设置圆桌会议、课堂Pre、议会制辩论等形式，但最后又都要求学生在课后作业、短长文写作中对相关思考进行文字呈现。

彭刚老师曾说，希望写作课“在今后所有清华学生成长过程中留下深刻印记”。在本学期的课程反馈中，印记已然显现。王巍老师对库恩“范式转移”理论的解析，陈国平老师对“诗要处理的问题”的思考，黄振萍

老师对美的主客观问题的发问，谢俊老师对1980年代的全方位解读，邓耿老师对“元思维”“元问题”的回溯，都令学生深有所思。机械810的张凯同学曾谈到，这种印记因自身的能动性参与而变得更加深远：长文的写作，让自己第一次对“学术自由”的精神有了近距离的体会。“宽容”是“爱因斯坦”主题课堂上贯穿始终的理念，爱因斯坦很重视全民的宽容精神，多篇文章都进行了申说。为辅助理解，课堂上曾分析了儒家的《论语》、房龙的《宽容》、罗素晚年访谈的“宽容与忍让”以及胡适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藉以勾勒出“宽容”理念的人文内蕴。而在“汪鸾翔”主题课堂上，一位选课同学在问卷中写道：

“当我再次唱起校歌时，我一定会记起戚学民老师在‘汪鸾翔’主题写作课上所写下的四个字：中体西用。”

当然，写作课的印记，也会来自老师的身教，来自学生之间的卧谈与闲聊。邓耿老师具有理工科背景，但在传统文史、西方思想史等领域亦有所学，故而，他的授课既具丰富材料，又能融通文理。一位学生在问卷中评价说：

“老师上课风格凝练简短，课程内容布置和安排都十分清

晰，而且人格魅力极具，每每讲话总是书生风骨。”

在课后，学生们的聊天话题中也少不了写作课。“不能鸽”“熬肝长文”“面批”等语汇，往往能引发师生的会心一笑。经85的印舒晓说：

“在清华的女子体育课上，有这样一句神奇的暗号——‘一分两万，两分四万’。乍一听还以为是什么奇怪的交易。问了才知道，说的竟然是写作课的学分所对应的工作量。”

3000字短文、5000字长文的写作，成了这一学期写作课同学共同的记忆。他们曾在熄灯后的寝室台灯下写，在赤足运动会的看台上抱着电脑写，在竞赛旅程的动车上写，甚至在12月31号的晚上转赠跨年音乐会的门票，泡在咖啡厅“爆肝”写。有一位同学通过化用古诗的形式呈现了“长文”在本学

期的如影随形：

举头望明月，低头写长文。

但愿人长久，千里写长文。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写长文……

触摸纸上的文字

曾经，幼年的陈寅恪去拜访夏曾佑，夏曾佑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金克木对这一典故很有感触，便写了一篇文章：

《书读完了》。钱钟书、李慎之两位先生聊天时，钱先生也不无感慨地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当在写作课上谈到这些掌故时，师生满座，不能无感。写作课的理念，其中一条是让学生尽可能多地见识一番经典，不拘古今中外；第二条则是，要写作，首先要懂得阅读，懂得如何鉴赏好的文章。要完成一篇5000字的文

章，阅读量应该在50000字以上。事实上，在当下，从40后到00后，都不同程度陷入了手机的碎片化阅读之中。有见于此，写作课有意识地引导纸质阅读，鼓励学生去图书馆借书，去邨架轩以及学校周边的书店翻书、买书，触摸印刷在纸张上的文字的“温度”。

读如此，写亦当如此。从“书于竹帛”到“勤于贞石”，从笔墨纸砚到当下的电子读写，写作文本的载体在不断地变化。写作课在利用现代化教学设备诸多便捷的同时，也没有剥离对传统读写理念的尊重。除了多媒体展示，任课教师也会进行粉笔、油画的板书；除了要求网络学堂提交的作业，任课教师也会适当布置课堂上的动笔写作任务。有些在电脑上校改文稿时发现不了的问题，打印成一份A3清样，坐在老馆藤窗下细细读过，清样便成了“花脸稿”。有学生表示，看到自己的文章被这样大开本的纸张打印出来，“使我不得不更加虔敬地对待文字了”。

在计算机领域耕耘多年的邓俊辉老师还有一大专长，那就是硬笔书法。邓老师在第一节课讲到了他所亲历的事：

办公室练习书法之后的字纸，置于案头。校工每次整理办公室时，都会将字纸整整齐



写作课进行中

齐地叠成一摞。

邓老师说，这就是“敬惜字纸”，寄予了对文明的尊重。在这堂课上，学生们第一次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里“敬惜字纸”的含义。他们至今对签署《原创声明》《授权协议》时的情景印象深刻。有的同学说，在两份文件上写下自己名字的时候，体会到了一种有关文字的仪式感。种下这样一粒种子，学生自然而然地会时刻自省，戒之长远。

不仅如此，写作之后反复的创作性修改也应慎重为之。《论语》曾记载：“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一篇文章

的定稿，需要经过这么多的写作程序，足见古人临文之不苟。写作课所设计的草稿 - 校改 - 面批 - 终稿一系列流程，其目的之一就是和学生一道体会草创、讨论、修饰、润色的写作历程。

结语

荀子曾说：“赠人以言，重于珠玉。”课程结束后，14

个课堂的同学以各种形式进行了反馈，有赠言，有商榷，也有建议。兹摘录数则，以飨读者——

我觉得可能加入一些“课堂练习”会更有利于学生理解接受？

——房拓（力8）

期待学到的内容：团队的写作。一个团队完成一篇文章的写作也是以后经常碰到的。

——罗雨辰（机械810）

清华的写作课探索，不仅在为这个园子找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本科教育路径，而且是中国高等院校发展自主写作课模式的首次系统尝试，其中甘苦，亲切有味。

写作课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无尽的‘苦难’与自尊的受挫，还有一种思维。

——任思凝（经81）


最希望完善选课界面。在课程说明当中尽量先说明这节课硬度大，给选课的同学调配精力的空间。清华不缺想上硬课学东西的同学。

——郑嘉源（经88）

九十多年前，黄埔军校第一期正取生开课，从此，“黄埔一期”深度参与了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当我们回顾“黄埔一期”的标题时，蓦然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不仅2018年的清华新生是写作课的“黄埔一期”，参加写作课教学工作的各位老师也是“黄埔一期”。虽然他们背景或文或理，或资深或年轻，但在写作课这块处女地上都是初次耕耘播种。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华的写作课探索，不仅在为这个园子找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本科教育路径，而且是中国高等院校发展自主写作课模式的首次系统尝试，其中甘苦，

亲切有味。

如今的“写作与沟通”，还处在建设之中。在未来，老师和学生的队伍都会壮大，课程也将会在教学相长的氛围中进一步完善。愿写作课“黄埔一期”的毕业生们，带着写作课的印记走向专业与通识，“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两位作者均为写作中心教师）